

王军 著

诗心

SHIXIN

从《诗经》到《红楼梦》
CÓNG SHIJING DÀO HONGLOU MENG

人民东方出版传媒
东方出版社



诗心

SHIXIN

从《诗经》到《红楼梦》

CONG SHIJING DAO HONGLOU MENG

王军 著

人民东方出版传媒
东方出版社

策划编辑：徐庆群

责任编辑：汪逸

封面设计：王春崢

图书在版编目（CIP）数据

诗心：从《诗经》到《红楼梦》/王军著.

—北京：东方出版社，2013.11

ISBN 978-7-5060-6946-5

I. ①诗… II. ①王… III. ①诗词—作品集—中国—古代 IV. ①I222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（2013）第245123号

诗心：从《诗经》到《红楼梦》

SHIXIN CONG SHIJING DAO HONGLOUMENG

王军 著

东方出版社 出版发行

（100706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166号）

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

2013年11月第1版 2013年11月北京第1次印刷

开本：710毫米×1000毫米 1/16 印张：13

字数：139千字

ISBN 978-7-5060-6946-5 定价：30.00元

邮购地址 100706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166号

人民东方图书销售中心 电话（010）65250042 65289539

版权所有·侵权必究

凡购买本社图书，如有印制质量问题，我社负责调换。

服务电话：（010）65250042

序

王军的《诗心：从〈诗经〉到〈红楼梦〉》一书即将出版，可喜可贺。我有幸拜读了这部书稿，趁此机会说几句话。

从某种意义上说，王军的这本书可谓是中国古典文学的撷英或曰选萃，从先秦、两汉、魏晋、隋唐、宋元，下迄明清，择取了引发作者感动于内心的作品。其中当然有选家的眼光在，有选家的用意在，但丝毫未陷入偏执，倒是更真切地传达出了中国文学的神韵。因为作者的“诗心”与中国文学的“道统”，已然圆融无碍，泯然为一。王军对中国古典文学情有独钟，多年来在学习和工作之余，体贴入微，颇得趣味。这种雅兴可以陶冶性情，增进涵养，增添书卷气。这本书作为审美体验的记录，浓缩着作者徜徉在文学愉悦中的感受，它可以让我们跟随作者一道去重温 and 领略对古典的体认。该书表面看上去不过是对中国古典文学代表性作品的解说，属于古典文学赏析的范畴，但又绝非一般的文学赏析。通常的赏析文字无非是把作品当作解剖的对象，去条分缕析地加以外在的阐释，结果是味道全无。这正是为什么很多人不愿意读这类文字，而更喜欢直奔主题，阅读原典的缘故。王军此书所取的角度全然不同于旁观者的姿态，而是逗留于

作品中，因而是一种参与者的角色。这让我想起了海德格尔所谓的“亲在”（Dasein）。正是基于“亲在”立场，海德格尔才特别地推崇“当下上手状态”，而拒绝“现成在手状态”。

读中国的典籍，需要“品”，就像饮茶，需要融进饮者全部的经验去不断地回味。因为中国文化是体认式的，所谓“鸭子饮水，冷暖自知”，它不像西方文化那种认知的方式。“品”就是必须融入读者自身的人生况味，去体验，去反刍，是一种反身性的功夫，是一种相互发明。中国人讲究看戏要“入戏”，不然就难以获得真正的审美体验和陶冶。“入戏”就是要进入情境，进入角色，融进戏曲所营造的情节和剧情中去，达到忘我的境界，这样才成。可以说，融入人生是中国古典文学的一大特点。哪怕是被鲁迅先生称作“文学自觉时代”的魏晋，其作品骨子里也从未离开过人生这个母题。唯有整个人生的纳入，才能成就审美活动，完成欣赏过程。一方面，文学作品激活读者的人生体验；另一方面，读者也必须从人生角度去生成作品的意义世界。就此而言，作品不过是为读者反刍自己的人生提供的某种机缘。王军此书亦重在一个“品”字，“品”得用心去体会、体贴、体认、体味……用哪个词都感觉好像欠那么一丝火候。唯有融入读者自己的人生况味，才能使古人的想法“活起来”。《诗心》一书颇合孟子“以意逆志”的读法，深得古人之妙。

在中国文化中，诗必须有所寄托，所谓“诗言志”。中国的文学作品不是一种单纯的审美游戏，相反，它总是有其价值负荷。中国古典文学成就的是“人”，这个“人”当然是大写的“人”，是人格意义上的“人”。因此，对于中国文化来说，审美愉悦就不再是普通意义上的快感，也不仅仅是

美感，而是有其人生内涵在的。孔子说：“诗三百，一言以蔽之，曰思无邪。”所谓“思无邪”，就是正其不正以归于正，说到底不过是“诚意正心”罢了。它关乎人生的陶冶、人格的塑造、境界的提升，因而开辟了中国悠久的诗教和乐教的传统。所以，审美不融入人生是绝对不成的。读王军的书稿，不难感受到字里行间洋溢着禅意。这种禅意不仅是文字的，更是融入人生感悟之后带有的自然而然的效果。于是便有了味道，从而拉开了与一般文字的距离。

中国古典文学本然地带有浓厚的现象学意味。作家丁玲在回顾自己的创作时，曾感慨道：“几十年来自己很后悔，一开始写小说我就走西洋的路。我是受‘五四’的影响而走上文学写作道路的，因此，我开始写的作品是相当欧化的，有很多欧化的句子。三十年代，我发现自己文章的啰唆，怎样才能不啰唆，把人物写出来，而又能吸引读者呢？光靠作者在那里絮絮叨叨地说，人物是出不来的，作者叙说得越多，读者反而越烦，而中国古典小说完全用具体的故事来描写人，不要作家讲话。”中国文学作品的策略是让人物、故事自我显现，而非直陈。这种“显现”，就是“现象”。这种中国式的叙事方式，恰恰是原生态意义上的现象学的。从《诗经》到《红楼梦》，其本身就是一种现象学建构。其中，每个作品都是一个全息元，它不仅是一种自足的现象过程，而且构成整个文学史在历时性的展现中完成的整体的缩影。于是，一部文学史就变成了一种有生命的机体，它在时间性的开显中“现象”（动词性的），变成一部历史。如此一来，它便不再是一部狭义的文学史，而是一部中华民族的心灵史，一部中国人的人生史，还是一部中华民族的存在史。这

也恰好是《诗心》一书给予读者的启迪。

王军的文字很安静、很安稳，不急不躁，节奏舒缓而有韵致，闲适中透着意境。这种从容，就像山涧的一泓清泉，静静地流淌，合乎中国古典文学的品性和古人运思的雅趣，两者仿佛有着一一种天然的融洽。读着这样的文字，让人觉得犹如读一幅古代山水，抑或一幅仕女图，高古而玄远、静谧而沉潜。这恰好可以对治现代人的“躁”字，身躁、心躁、神躁……从而能够满足今人的心态之所需。它足以引发今人的“思古之幽情”，可以让你从红尘滚滚、局促喧嚣的世界中抽身而出，遁入另一番天地。越现代，就越好古。这看似吊诡得有些不可思议，其实正是历史的辩证法。古人讲的“物极必反”、“两极相通”，就是这个道理。

文学作品的阅读和欣赏，说到底不过是求“会心”而已。作者与读者之间是“心有灵犀”、“心心相印”。在此意义上，作品并非完成于作者，而是完成于读者，即完成于读者的参与，完成于读者在阅读中的意义的建构。作品的符号所建构的意义空间是弹性的、开放的、发散的，而非刚性的、封闭的、完成的、收敛的。它只不过是为读者提供了一种“触媒”，借此把读者的审美感悟诱发出来而已。所谓“诗无达诂，易无达占”。有人曾感喟：中国有一流的思想家，但就是没有一部逻辑书；中国有一流的文学家，但就是没有一部文法书。何故？中国文学的审美创造，是无法用“理论”来规范的，它压根儿既不需要，也无可能。《文心雕龙》也好，各式各样的《诗话》也好，包括王国维的《人间词话》在内，这些中国的“文学理论”，其实都不过是些审美体验的记载，是些欣赏的心得诉诸笔端罢了。这不是中国文化的弱点，倒

是其长处。王军的文字没有斧凿气，没有牵强，而是融会贯通，不露痕迹，不动声色，却把所有情愫都不期然而然地展现了出来，一切都显得那样自然。这说明作者是用心去体验的，也表明作者在表达上的成熟。读王军的文字，让我想起了读叶嘉莹先生诗词解说的感受。《诗心》一书无疑是一种意义的重构，是一种再创作，然而却分明又是一种不断地回到源头的复归。读者只有在实际的阅读中，方能领略其中的味道和意蕴。多言无益，就此打住。是为序。

何中华

2013年10月11日于山东大学寓所

寂寞心开两岸花



春天，从最早的迎春，到最后的荼蘼，一共是二十四番花信。《红楼梦》里丫鬟麝月擎出一枝花签：“开到荼蘼花事了”，是韶华胜极、送春归去之意。

荼蘼之后，夏有荷花、石榴，秋有丹桂、菊花，冬有寒梅，等等。这些都是人间的花，四季花开，花开花谢，先民以四季、二十四节气和天干地支道破了时间的秘密。

佛家说，彼岸有花，开一千年，落一千年，花叶永不相见。不是花季，佛陀走过，也会开花，因你是知音。《牡丹亭》试演时，当时有玉兰树久不开花，丝竹管弦起时，满树齐开花。

天行有常，不为尧存，不为桀亡。时间是无情的。日月经天，江河行地，日月江河皆是时间的表征。孔子说：“天何言哉？四时行焉，百物生焉，天何言哉？”“逝者如斯夫，不舍昼夜”。古圣先贤说：“人不能两次踏进同一条河流”，昭示时间的唯一性，也即人生的唯一性。

但，时间可以带走我们的亲人，带不走我们的亲情；可

以带走我们的朋友，带不走我们的友情；可以带走我们的青春，带不走我们的记忆。

“梦断香消四十年，沈园柳老不吹绵。此身行作稽山土，犹吊遗踪一泫然。”真的感情，可以穿越时间，化为各种有情无情万物的组成部分，借着前生后世的因缘，四季轮回，生生不息。

真的诗词是超时间的，有自己的生命，可以与日月星辰相辉映，可以与天地造化争短长；真的诗词，在时间之流的此岸、彼岸，在诗词的百花园里，永远鲜活地绽放。

四季轮回，花开花落，杨柳依依，雨雪霏霏，朝晖夕阴，气象万千。每一天都是新的，大自然其实是有生命的，是有情的。

世界文明，四季花开，只有中华文明、中国诗词是线性文化，绵延不绝，生生如昨，传承下来。

沿波讨源，振叶寻根。中国文学的源头，在《诗经》。《诗经》，是人类文学的童年期和少年期，是中国诗词的根。

二

《诗经》，古称“诗”或“诗三百”，是先民生活过的乡间田野上的百草千花，有声音、有色彩、有生活、有感情、有思想、有精神、有真的生命。

“日之夕矣，羊牛下来。”踏碎夕阳，直如眼下；“关关雎鸠，在河之洲。”声声啼叫，犹在耳边。

孟子说：“存乎人者，莫良于眸子。”《诗经》里有一瞥的爱情，穿越时间，流传至今。后来中国文学里描写爱情的神来之笔，多在眉目传情，这是《诗经》的传统。

曹雪芹在《红楼梦》里，描述林黛玉的相貌，只突出了她的眉目：“两弯似蹙非蹙罥烟眉，一双似泣非泣含露目。”

清朱彝尊描写妻妹：“青蛾低映越山看”，以眉毛刻画出了一个腴腆而清秀的妙龄女子形象。明王实甫《西厢记》写张生眼中的崔莺莺：“怎当她临去秋波那一转。”

南宋李清照写小姑娘的心事：“眼波才动被人猜”。北宋秦观赞赏苏轼的爱妾朝云：“美如春园，目似晨曦。”

唐代杨贵妃“回眸一笑百媚生，六宫粉黛无颜色”，打动了多才多艺的唐玄宗。西汉李延年妹妹“一顾倾人城，再顾倾人国”，吸引了雄才大略的汉武帝。

战国屈原改写的《九歌·少司命》：“满堂兮美人，忽独与余兮目成。”人神之间的爱情传递也离不开眼神的交流沟通。

从《红楼梦》逆流而上，两岸都是春天，时见鲜花夹岸，杂草丛生，此岸花开，彼岸花开，四季花开。

“有美一人，清扬婉兮。”女子的眸子清亮，眼神飞动，顾盼流转，美好妩媚，传达出邂逅相遇的无限情意。

“巧笑倩兮，美目盼兮。”有杀伤力，有穿透力，千载之下，亦能感觉到它的活力。

从《诗经》到《红楼梦》，是中国的农业文明时期，其间承载的民族精神血脉相传。

三

地球是目前所知宇宙中唯一有生命的星球，孕育出人类这天地间不曾有过的精华。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，受自然律的决定和支配；同时也是一种精神存在，受道德律的决定和

支配。人因此成为宇宙中唯一没有对等物的存在者，从而在天地间是寂寞的。

寂寞，就渴盼知音。正如《诗经》所说：“嘒其鸣矣，求其友声。”《史记》所说：“同明相照，同类相求。”

春秋时，俞伯牙擅长弹琴，钟子期善于欣赏。俞伯牙弹琴的时候，心里想到高山，钟子期说：“善哉，峨峨兮若泰山！”心里想到流水，钟子期说：“善哉，洋洋兮若江河！”钟子期去世后，俞伯牙认为世上再也找不到知音了，于是终生不再弹琴。

《诗经》描述无可奈何、可望不可即的寂寞心，展现渴求知音、知不可为而为之的感情，也为后代写作开无限法门。比如，“蒹葭苍苍，白露为霜。所谓伊人，在水一方。”“南有乔木，不可休思。汉有游女，不可求思。”“出其东门，有女如云。虽则如云，匪我思存。”“洵有情兮，而无望兮。”“知我者谓我心忧，不知我者谓我何求。悠悠苍天！此何人哉？”

春秋时，越女送王子过江时唱道：“山有木兮木有枝，心悦君兮君不知。”《九歌·湘夫人》也说：“沅有芷兮澧有兰，思公子兮未敢言。”

当秦嬴政统一中国的前夜，荆轲为报燕太子丹的知遇之恩，西渡易水刺秦：“风萧萧兮易水寒，壮士一去兮不复还。”当楚汉之争即将落下帷幕之时，西楚霸王项羽听“四面楚歌”，禁不住问天：“骓不逝兮可奈何，虞兮虞兮奈若何？”

《古诗十九首》里的织女星和牵牛星，“盈盈一水间，脉脉不得语。”初唐陈子昂登幽州台：“前不见古人，后不见来

者。”中唐柳宗元贬谪柳州：“春风无限潇湘意，欲采苹花不自由。”

南宋辛弃疾：“众里寻他千百度，蓦然回首，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。”刘克庄咏海棠：“片片蝶衣轻，点点猩红小。道是天公不惜花，百种千般巧。朝见树头繁，暮见枝头少。道是天公果惜花，雨洗风吹了。”

金末元初元好问：“朱弦一拂遗音在，却是当时寂寞心。”明末清初朱彝尊：“共眠一舸听秋雨，小簟轻衾各自寒。”

清曹雪芹：“一个是阆苑仙葩，一个是美玉无瑕。若说没奇缘，今生偏又遇着他？若说有奇缘，如何心事终虚化？”《红楼梦》里，贾宝玉第一次看见林黛玉时就说：“这个妹妹我曾见过的。”人生能够遇见一个知音，怎么能不喜欢？当林黛玉泪尽而逝，贾宝玉“空对着山中高士晶莹雪，终不忘世外仙姝寂寞林”。

“邂逅相遇，适我愿兮”。人生得一知己足矣，像伯牙子期、宝玉黛玉，是可遇不可求的。知音难逢，怀才不遇，是古代文人、英雄共有的千古之痛。所以南朝刘勰感叹：“知音其难哉！音实难知，知实难逢，逢其知音，千载其一乎！”

孔子三十而立，四十不惑，五十知天命，可是在鲁国是不遇的：“沽之哉，沽之哉，我待贾者也。”他带着学生四处奔波，时时吟诵：“何草不黄，何日不行。何人不将，经营四方。”

司马迁撰《史记》，上起轩辕黄帝，下至汉武帝，蕴藏着自己的不得意，在当时是没有知音的。他已经知道要到后世才能获得共鸣，所以才“藏之名山，传之其人”。

李商隐生逢唐代“牛李党争”，在岳父和恩师两个阵营

之间徘徊，“虚负凌云万丈才，一生襟抱未曾开”。王安石在北宋“新党”、“旧党”党争中，援引孟子为精神支柱：“不妨举世嫌迂阔，赖有斯人慰寂寥。”

岳飞百战百胜，欲迎回二帝，收复中原，雪靖康耻，却一日连接十二道金牌班师：“欲将心事付瑶琴，知音少，弦断有谁听？”辛弃疾“壮岁旌旗拥万夫”，南渡后，渴盼重上战场，机会却“望来终不来，烟雨却低徊”，“有时思到难思处，拍碎栏杆人不知。”

英雄，本是可以回天地创事业的，却往往壮志难酬。

四

宇宙中存在万有引力，地球亦有离心力和向心力。人是自然的一部分，也有离心力和向心力。这种寻觅知音的寂寞，源自人的本性。

人的内心常有一种向往和追寻的感情，渴望到彼岸，追求完美，实现理想。孔子“造次必于是，颠沛必于是”，心仍在此也。佛陀舍身饲虎，苏格拉底饮鸩而死，耶稣被钉十字架，都是知其不可而为之。正如同月球对地球、地球对太阳的逃脱，也是人的一种宿命。

人是二元的，是可能的动物。生命虽然可贵，却可以舍弃。荆轲西渡易水，慷慨赴死；项羽不肯过江，自刎而亡，都是知其不可而为之，都是失败的英雄。金亡后，元好问决心以一己之力修金史，为着理想奔走，全然不顾世俗的道德评判：“十年旧隐抛何处？一片伤心画不成。”

人的内心还有一种回归本体的向心力。人出生离开母体，成人告别童年，游子离开故乡，个体离开群体，在哲学

意义上都是人离开本体，而渴求回到本体。

人与人，作为个体，千差万别，其间相通的是心灵，是生命的共感。孔子说，我欲仁，斯仁至矣。苏格拉底说，认识你自己。佛教说，苦海无边，回头是岸；佛性莫向外求；真如佛性不生不灭，在绿草细雨之中，在千山，在万水。儒释道与西哲皆认为自身具备佛性，此心一也。

中国传统文化主张，树高千丈，落叶归根。对始源的追寻，可以使人回归内心，“此心安处是吾乡”。人的离心力与向心力相互作用，形成了一种创造的力量。

李商隐“永忆江湖归白发，欲回天地入扁舟”；范仲淹“居庙堂之高，则忧其民；处江湖之远，则忧其君”；朱彝尊“共眠一舸听秋雨，小簟轻衾各自寒”，都体现出张力，体现出诗人内心的道德与情感的张力。

从《诗经》到《红楼梦》，中国文人的传统是体现着这种张力结构的中庸文化：穷则独善其身，达则兼济天下；用之则行，舍之则藏。中国传统文化，正如诗经所谓“温柔敦厚”、“乐而不淫，哀而不伤”、“发乎情，止乎礼仪”，最好地体现出了这样的一种张力。

五

中国传统文化信奉“天人合一”，人与天是“通”的。虽然时隔两三千年，我们和《诗经》时代的先民，在情感体验上是相通的。

人与鸟兽草木不同，可是有生命这一点，是共同的，有生命的共感。草木通神，如陆机所说：“悲落叶于劲秋，喜柔条于芳春。”

所以宝玉看见燕子也要落泪，看见花儿也要痴迷，是“情不情”，即无物不情，无处不情。这是孔子“诗可以兴”的哲学基础，是一生二、二生三、三生无穷的感动。

“兴”，是直觉的联想，是推己及人，是体贴。如孔子，“己所不欲，勿施于人。”“子食于有丧者之侧，未尝饱也。”宝玉一生心性正是“体贴”。

全息生物学认为，生物体的整体由部分组成，含有整体的全部信息。整体活在永恒里，永恒意味着没有时间。这是孔子“诗可以兴”的物理基础。

过去、现在、未来都在整体里面，是相对的。作为个体，携带着整体的基因，有整体全然的宿根。能感知作为部分的时间的流动，也能感知整体的时间的无情，感受明月的多情、杨柳的依依、寸草的童心。

“兴”的创作手法，是中国诗歌所独有的，凿通了上天的阶梯。“兴”，是现实和理想之间的桥梁，是由经验的此岸到超验的彼岸的舟楫。彼岸是永远无法到达的，但是凭着“兴”的翅膀，凭着“兴”的桥梁，凭着“兴”的舟楫，凭着“兴”的梯子，我们亦可窥见彼岸的百花园。

造化多情，造化无情。造化用几十亿年成就一个人，而用一瞬毁灭一个人，情何以堪，理在何处？此情长远，情由心生，心生寂寞，寂寞开花。有时灵光一现，上帝之影就在那一现之灵光里。

目 录

寂寞心开两岸花	/1
诗经·王风·君子于役	/1
、诗经·秦风·蒹葭	/7
楚辞·九歌·少司命	/13
垓下歌	/23
北方有佳人	/29
迢迢牵牛星	/35
四愁诗	/39
短歌行	/45
归园田居	/51
西洲曲	/57
登幽州台歌	/63
静夜思	/69
绝 句	/75
节妇吟	/81
酬曹侍御过象县见寄	/85
苏小小墓	/91